

擇走之路

◆ 文 / 蔡昇宗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神經外科主治醫師



當我還是實習醫學生的時候，碰到家屬問我醫療上的問題與計畫時，常常不知如何回答，如果遇到比較嚴厲的家屬，他們會用好像我也幫不上忙的眼神看著我，總讓我相當挫折。幾次經驗以後，我覺得用「誠實」的態度來面對自己與家屬，是最好的解決方式；所以我會在為病人做詳細的身體檢查後跟他們說，「不好意思，我現在無法回答這樣的問題，但是我會將目前的病患情況和檢查結果跟主治醫師報告。」自己先「示弱」的結果，病患或家屬反而因此用較開放的心來面對我，往往能讓我得到更多他們提供的額外資訊，反映給主治醫師釐清病情，並得到醫療團隊的肯定。



第一季的美國影集「實習醫師」，我已經看了快二、三十遍了，每看一次我就感動一次。片子一開始外科主任和住院總醫師的演說，生動的帶出了實習醫生未來之路的真實情境。以前叫實習醫師、現在叫實習醫學生，其實不論稱謂為何，這個角色介於學生和準醫師之間，反而可以訓練臨床工作者注意到很多細節。學醫的過程就像拼圖，總在慢慢拼湊；而在學習路上有許多的師長，就可以當作不同層面的標竿。

行政院衛生署長邱文達也是一名神經外科醫師；他曾經說過一句話：「神外醫師不管如何開刀，開一臺刀就只能救一個病人。」因為他發現未戴安全帽會造成致命的腦傷，所以致力於推動上路戴安全帽的立法，雖然過程中遇到了很多挫折，然而在騎機車戴安全帽立法成功並推動執行後，頭部外傷的死亡率和開刀量明顯降低了一半。當然，很多醫師對他又愛又恨，因為病人減少等於收入減少，但對社會和民眾安全來說，卻顯著地改善了頭部外傷的嚴重度、發生率還有死亡率，邱署長因此獲得第十七屆醫療奉獻獎特殊貢獻獎。

另一位前輩是花蓮慈院神經功能科主任陳新源醫師，他讓我學習到的就是一個「寬」。學習過程中，難免有不完美或是犯錯的時候，但是執行醫療過程，犯錯是不被允許的；儘管如此，無論是開刀、下醫囑和進行醫療程序時，總是會有「不完美」的時候，這時候，我就會覺得陳醫師總是在背後挺我。國外常講的一個名詞叫「心靈導師」，這需要幾個



邱琮朗醫師（左）不但一路指導提攜蔡昇宗醫師（右），他高標準的自我要求也成為蔡昇宗醫師學習的典範。（慈濟模擬醫學中心提供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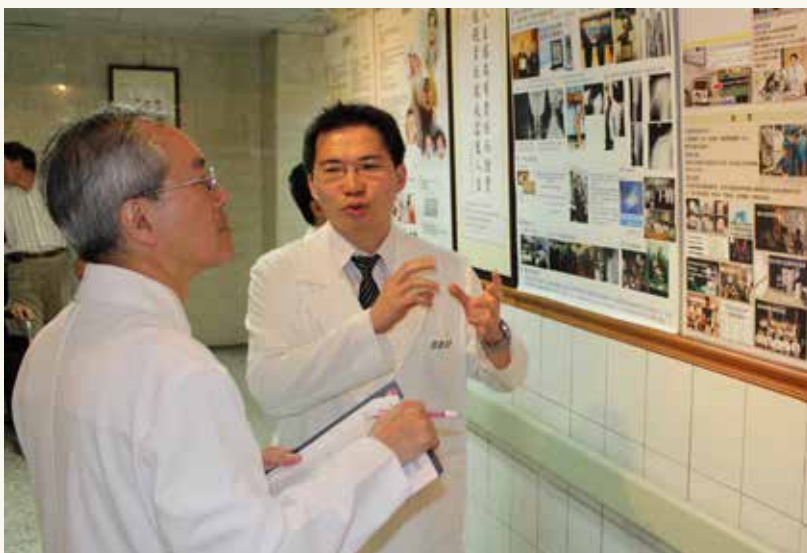
擔任住院醫師期間雖然事情多壓力大，蔡昇宗仍是把握到偏鄉離島助人的機會。圖為蔡昇宗醫師參加東區人醫會綠島義診為居民看診。攝影者／潘秋華



條件：第一、他在同儕當中專業度是很強的；第二要夠國際化；最後很重要的，他要能夠包容、無私的去教導你，若真能遇到心靈導師，在行醫的路上是一種幸運。

另一位讓我敬佩的是神經醫學科學中心主任邱琮朗醫師。在他身上，我看到「恆心跟毅力」的完全顯現。從二〇〇四年開始，我就在邱主任後面追，追得很辛苦；當時心裡就想，「我遲早有一天追上你！」，但現在已經二〇一三年，九年過去了，邱主任越跑越快，我還是追不上。邱主任本身的興趣跟專長是動脈瘤和腦瘤手術，這種手術都需要很長時間的專注與體力，甚至要開刀到隔日上午，真的需要有很大的恆心與毅力才能辦到。

除了醫師前輩，很多志工真的是「吃過的鹽比我們吃過的飯還多」，也都是我們年輕醫師的典範，譬如「蘇足媽」就是花蓮慈院的一個寶。她每天在醫院病房穿梭，常在醫師查房時幫忙醫師，或幫忙解危。記得我還是菜鳥的時候，要向病人解釋病情還是有些怕怕的，尤其是又遇到比較咄咄逼人的家屬的時候，蘇足媽就會站出來跟病人或家屬說：「你別看這個醫生這麼年輕，他其實很厲害。」其實只是輕輕一句話，但因為志工是站在客觀的立場，加上她充滿信心的眼神和篤定的語氣，反倒能讓家屬多了信心，態度整個就轉變為一種託付。所以當一名醫師，讓病人感覺你是跟他站在一起非常的重要。



花蓮慈濟醫院二十五周年各科發展成果海報展，蔡昇宗醫師為高瑞和院長解說神經外科的研究發展成果。攝影／黃思齊

有一位前輩曾跟我分享，「醫療要面對的是三個圓：第一個圓是臨床、再來是教學、第三個圓是研究。」以後的生活就是依照這三個圓圈去調整大小。有人熱衷開刀、照顧病人，臨床圈就大一點；喜歡做研究、做醫師科學家的，研究圈就會大一點；有些人很重視傳承，教育的圈就會大一點」。而我從學習過程中卻發現，其實不是只有三個圓，而是一個類似拼圖的概念；譬如像醫師除了可以在醫院照顧病人之外，也可以幫助社會上更多貧苦、需要幫助的人，或是像邱文達署長從改善法令來奉獻自身所學，也能造福群眾；而當我們感到挫折無助的時候，家人是很重要的支持。

我大概在當第四年或第五年住院醫師的時候，曾在病歷室痛哭。因為神經外科要從初階到資深需要六年時間，神外這六年的日子當中會遭受到許多的壓力，不見得全是來自病人，因為病人也常常給予正面的回饋，有時候是來自於對自己的要求、同儕之間或者是學長姊的要求。有一天，我在病歷室研究病歷而待得很晚，當時只剩下我一個人，剛好媽媽打電話來，開口一問：「最近過得好嗎？」就讓我累積許久的壓力馬上潰堤，自己在病歷室裡痛哭一場，擦乾眼淚後也宣洩了壓力。家人真的給我很大的支持，所以家庭的關係跟維持真的很重要，即使越來越忙也不要忽略對家人的關心；現在就算趕論文趕到一半，女兒跑來拉我的衣角「爸爸，我們來玩積木。」就算這樣得忙得更晚，我還是會放下工作陪陪女兒。



總是樂意為他人著想、盡力配合的蔡昇宗醫師，在迎接第一個寶寶時，也與太太共同為醫院拍攝優生海報。攝影／劉明總

蘋果電腦的創辦人賈伯斯有一年在史丹佛大學演講，提到了「死亡」，因為計劃往往趕不上變化，所以要實現夢想一定要把握當下。現在即使他已經離世了，但因為他曾專注在自己的興趣上，設計出的智慧型手機和平板電腦早已成為帶領時代的產品。曾經有位師長跟我說：「當醫師並不是想今天做了這個步驟、或者開了這個刀能夠賺多少錢，而是應該單純的想用各種可能的方法真正的去幫助患者。」所以我覺得賈伯斯能成功，就是因為他很專注在他的產品上頭，回到自己的職業，同樣也必須很專注在本分上，最後所獲得的收穫是會非常多的。這分專注延伸到自己在人生旅途上所做的選擇，讓我後來也沒有選擇皮膚科、家醫科和放射科，而繼續在神經外科這個領域努力。

學醫、行醫一段時間後慢慢就會發現，在醫院、實驗室、家庭甚至到社會上，身處不同的地方需扮演不同的角色，而自己要不斷的學習自己、砥礪自己、尋找自己，成長自己，督促自己成為自己的典範。



蔡昇宗醫師為準備捐贈器官的病人進行腦死判定。雖然神經外科在心理和體力上都要承受極大的壓力，但走上這條人跡罕至道路的蔡昇宗，決定相信自己的選擇。攝影／劉明總

證嚴上人曾被《時代》雜誌推選為「時代百大影響力人物」，能夠接觸上人的法及教導，並在慈濟的環境長大是我的幸運。上人無私奉獻的精神，是一種身教，不是用說的，而是用做的。他教導我們身體力行的重要，也讓我發現並相信自己，我有更多的能力可以去幫助更廣的人。

這條路走來，沿途有師長、貴人的啟發與幫忙。人生當中有些選項很容易決定，有些不太容易，不過靜下心來想，走條比較少人走的路一定會走得比較緩慢，但其中過程，卻也是其他人少能體會。這也讓我想起美國詩人羅伯特·佛洛斯特（Robert Frost）所創作的一首詩〈未擇之路〉（The Road Not Taken）中的一段句子——「一條路彎轉在樹蔭下的路底深處，另一條也相彷彿；兩條路皆有行跡，只因行跡較少的那條碧草深長，更加令人嚮往……在樹林中分岔的兩條路，我選擇了人跡罕至的那條，走赴迥然不同的旅途。」（整理／吳宜芳、吳宛霖）🌱